

心中的城市

余皓



往事

光阴里的烟火

李方明

每次从学校回到家,我都要往东边岭上歇一眼,看看那一排排码着的红砖坯子以及正在燃烧冒烟的红砖窑。

我一直认为那地方是有蓬勃生机又生产炽热气息的地方,记得最热闹的时候,全队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都得下降,在这里肩挑手提装红砖窑,到处人头涌动,笑语喧天,像似一派战天斗地的景象。

我在乡村生活的那些年月,除了修园田、修红砖窑、建工农电站,可能再没有什么场面让我感到无比激动和兴奋了。

当我走出校门,生产队长给我安排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着三姐学做红砖,当时我三姐还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兼记工员。

我不清楚我们生产队是那年开始烧红砖窑的,只记得当时那三个师傅是从湖南新田县过来的,一个姓王,一个姓李,一个姓贺,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受到了全队上下的热烈欢迎。

他们来到我们队上后,队长与我三姐陪他们在后山上转了几天,最后他们选在东山岭上的那块坡地上。他们说那块地上土壤好,不论土质还是色泽都是做红砖的好泥土,而且此坡地上又有一大块平整的地方,窑窑是最好不过的选址了,可以同时装三座红砖窑。最重要的是,有一股山泉水从山上“咕嘟咕嘟”地流下来。

没几天工夫,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,他们开始做红砖。做红砖看上去好像很简单,但做起来不容易,每个过程都很讲究,比如选择泥土,比如和泥,都有讲究,泥土要柔软松散的但又要有黏性的,和泥时水要均匀还要干湿适中,潮了不好,稀了也不好。在台上只有一只红砖模子和一个用细铁丝做的筛子,这个筛子是用一根竹片再用细铁丝编成一张弓的形状,这时,将和好的泥巴砸进筛模后,用弓形的筛子在筛模上从上往下一刮,再用事先准备好的铁板盖在筛模上,然后把筛模翻过来,一块成形的红砖坯子就顺利成型了。

自从他们来了后,队长就安排队上的几个精壮劳力和两个女同志跟着他们学做砖。当然,两个女同志一个是邻居家秋英姐,再就是三姐。那时我还在公社中学读书。有次回家听母亲说,三姐在东山坡上做红砖,我就放下书包往东山坡上跑。远远就看见三姐双手抱着几个红砖坯子快步如飞地往砖窑上走。我来到三姐的窑前,她才看见我,此时的三姐已满脸汗水,连头发都潮湿了。我若问三姐这么辛苦,心疼的泪水都快要流出来了。

做红砖坯子是第一步,重要的装窑和烧窑。装窑有大有小,大的可装到六七万块,小的四万块。装窑先要把窑脚安好,窑脚两边留三个窑眼,两边窑眼,在窑洞的窑洞里放满晒干的竹片和稻草。装窑的第一天,全队男女劳力都要来,装第一层砖开始的时候还要杀鸡祭窑。

装一座砖窑大约要用六天时间,每天只能装二层,一层要装十几层,当窑装到最后一天,封窑这天队里还要打牙祭,待大家酒足饭饱后由队长挑选的几个精壮劳力,来点火烧窑。这时他们齐聚在红砖窑的6个风口边,等待队长的“点火”命令。当命令一下,几个男人同时点燃风眼,点燃后又拿扇子使劲地扇火,刚开始的时候,扇子是一刻也不能停,等到下半夜,他们才有喘息的机会。一整夜,贺师傅三人也没有离开砖窑半步,随时注意窑窑的动静,当看见那滚滚的浓烟从窑顶袅袅升起时,天边也开始露出了曙光。

一窑砖从点火到出窑大约需要十多天时间,等火势高温褪尽,才能拆砖下窑。这窑砖如果各方面做得好,烧制出来的砖质最好颜色也好,块块都像火红的丹霞,砖与砖相互撞击还会发出清脆的声音。

到我高中毕业回村的时候,贺师傅已回老家结了婚。在我的记忆里,贺师傅好像和秋英姐好上过,听说秋英姐为了他,还和父母闹翻了,差点寻了短见。但是,他们俩最终还是被秋英姐的母亲强行拆散。

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,他们三人才回到新田县老家,他们回家时,队里男女老少都自发地组织送他们。动身那天,天没亮就出发了,当来到车站时,天空才露出了鱼肚白,接着,那彤红的朝霞一波一波地从东方涌出来,而且映红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脸。

几十年了,记忆中的红砖窑不见了,一切都是机械化、现代化,那些老房子也没有了,人也比从前逍遥多了,不用那么下苦力了,但我每次回到老家,还是会往东山坡上望一望,记起那光阴里袅袅升起的烟火。

有了微信朋友圈后,我惊讶地发现,我人生各个时期结识的好友的居住地都集中在同一座城市:株洲。这座城市和我有什么关系,它既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也不是我生活的地方,但是它突然出现在一点也不突兀,就像我心中的一个熟人,散发出一丝丝亲切的味道。这是是什么原因?我只能打开回忆的闸门,在里面搜寻一些蛛丝马迹。

最早听到株洲这个地名是童年时期,母亲念叨叨地告诉我,株洲是父亲工作过的城市,城里布满工厂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株洲像我看过的《雾都孤儿》里的插图,灰蒙蒙的天空下布满烟囱。

真正认识株洲是20世纪80年代,我的青年时期,我从长沙去探访株洲的同学,同学很热情地在株洲火车站等我,跳下火车,我发现株洲果然符合我童年的想象,是个灰扑扑的城市,一个散乱火车站,几条散乱的道路,一些参差不齐的楼房组成了这个城市,同学带我坐着散乱的公交车在城市转圈,她一路指指点点给我介绍,她自嘲株洲的公交不给她长脸,她要带我去一个长脸的地方,她把车开到湘江边,指着那座崭新的大桥自豪地说,这是新建的株洲大桥,株洲的面貌会因为这座大桥而改变,我站在桥头眺望,桥对面是一片片的菜地,绿油油的青菜在灰蒙蒙的天空下依然盎然生机。我觉得同学的话有些夸张,这座桥建成,

最多方便那些蔬菜运输,解决城里的菜篮子问题,株洲的面貌怎么会因为一座桥而改变?21世纪初,我已入过中年,再次与株洲不期相遇。我的好友在株洲开了厂,买了房,意气风发的她执意要拉我去看新房,我拗不过她,只好和她同行。我和她从灰蒙蒙的火车站下来,踏上散乱的公交车,我坐在摇摇晃晃的公交车上观察久别的株洲,一切依旧;开过株洲大桥,进入桥西,当年绿油油的菜地不见了,一片黄色泥土无垠地铺开,黄土中孤零零地立着两幢尖顶带白色圆顶阳台的红房子,仿佛黄色大海中两艘摇摇晃晃的孤舟。好友兴奋地指着说那是她的新房,我有些惊讶,她怎么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,她说这建设刚刚开始,以后这里会成为繁华地带,我半信半疑。

以后十多年间,好友不定期地回来,每次回来都会换一部新车,她总是想拉我上她的车去逛逛株洲。她不断地围着我念叨叨,说株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要我去看,我觉得没有必要打扰她,株洲有什么风景可看?但是最近,情况有些变化,女儿回来了,她没去过株洲,好友便顺理成章地把我们拉到了她家。车子开过株洲大桥,到了桥西,我惊奇地发现,好友的预言实现了,这里成了一片房子的海洋,到处是高楼,处处是霓虹,好友家的房子淹没在房海中,让我找不着北。好友很得意,怎么样,我的眼光好吧,明天再带你去别处逛逛,株



随笔

流浪汉

黄旭阳

但凡是一个人,都有流浪梦。男生通等梦想仗剑天涯,后来没有找到合适的剑,就放弃了;女生可能梦想去撒哈拉,后来没有找到荷西,也放弃了。

当然,也有例外。比如中心广场的那些流浪汉。

中心广场还是个大海碗的时候,流浪汉们聚集于广场四角,以南北特、钟鼓岭入口为多,但建设路新南路延伸,与火车站的流浪汉团队遥相呼应,成犄角之势。

月光先生经常为中心广场晃荡,与许多流浪汉面熟。其中有个后生小伙,蓬乱的头发,满口灰垢,但是面相英俊,在街上走来走去,他总是披着一件黄色外套,双肩一左一右,以防脏下来。当然,黄色是一种表象,鬼才知道本色是什么色。

月光先生记得他,不是因为惦记他的外套,而是在夏天看过他吃西瓜。那天中午,他一边晃荡一边防止外套脏下来,一边用右手在圆滚滚的绿色西瓜里找东西吃,竟然掏出一大块吃残的西瓜来。他取了西瓜,慢慢地坐在南北特的台阶上,狼吞虎咽吃完红瓤,再掰断西瓜皮,仔细吃白瓤,直到手上剩下两片西瓜皮。他捏了这两片西瓜皮,左看看,右看看,站起来,走近饭馆,把西瓜皮丢进去,继续在街上走来走去。

后来大海碗变为金字塔,金字塔下面是一个地下广场。流浪汉们本以为那广场将大底天下黄土,不料,转身一变,地下广场变成了地下商场,卖各种手机。流浪汉没有办法,只好栖居在四个出入口。

那四个出入口,也不是流浪汉的专属领地,还有些乞丐,收旧手机的贩子、卖假手机的骗子盘踞于此。

月光先生经常在地下商场出没,与许多流浪汉面熟。其中有个中年人,国字脸,身材魁梧,微胖,衣着得体,端坐台阶,猛一看像领导,自带威严。月光先生之所以判定他是流浪汉,是因为他脚边总有一堆烟头。他从这堆烟头中拈起一根,用打火机点燃,抽,抽到烟头海绵都烧焦了,才踩灭,又去拈一根。

月光先生记得他,也不是惦记他那堆烟头,而是看过他吃饭。那年冬天来得更早一些,他坐在台阶上抽烟,估计有点冷,也有点饿。但是他不像对面乞讨的婆婆那样,像个乞丐红着脸受施舍,相反,他那眼光好像瞧不起乞讨的婆婆。

这时,有位穿黑皮衣的美女从地下商场出来,拎了一个饭盒,轻轻放在他面前。他拨开塑料袋,揭开泡沫饭盒,热气腾腾,是一盒没动过的盒饭。他从容拿起一次性木筷,慢慢扒饭。事情似乎没什么奇怪。奇怪的是,流浪汉自始至终没有表达过谢意,甚至都没敢美女一眼,好像这顿饭过来的是他爹。

金字塔变成十字架的时候,地下商场早已被清空,恢复成地下广场,流浪汉有家可归了。他们的家,标配是大纸板一块,被窝一卷,从

此,居室宽敞,能避风挡雨,睡觉睡到自然醒。

但是,好景不长。有一些另类流浪汉,打扰了他们的宁静生活。这类流浪汉,有的扯起破锣嗓子唱《康定情歌》,有的抱个贝斯,弹得蹄袋一甩一甩的,有的拉二胡,吱吱呜呜听来。

月光先生经常在地下广场闲逛,与许多流浪汉面熟。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,扎条细长辫子,清瘦高挑,西装革履。月光先生记得他不是惦记他那散乱的音箱话筒吉它和长笛,而是他那惊人的表演。

那天傍晚,秋天的阳光从出入口的台阶收上去的时候,他蹲在那里摩挲下丝样的鼓琴吉它。本来正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时节,他当心一面如裂帛。裂帛余音尚在,他仍下吉它,捡起音箱上的话筒开始歌唱成都的街头,街道并未走到头,他又扔下话筒吹响了悠扬的长笛。节目一个紧接一个,不带重复,似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但是,他转换得太突然,以至于睡在地下广场的流浪汉惊度翻身。

流浪艺人没个定性。在地下广场待的时间比较长,可能是那个多才多艺的细长辫子,但是后来也不见了,或许他到星光大道去了。或许没上那条道,只是到了长沙大道,也未可知。

流浪汉总是一拨接一拨,就像这个星球上的人,一茬又一茬,都是过客。无关乎教养,无关乎性情,无关乎才华。

前一向隔壁,地下广场的流浪汉集体狂欢,一个不剩。月光先生忽然彷徨无计,心无所住,感觉上帝太粗心,迷失了他的一只绵羊,让他继续在人世间流浪。

这一代人,应该说经历过很多生活苦难,我很惊讶于她欢笑的眼泉来自何处。她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人,也是我最见笑容最易被触动的。相处时间长了,我了解到她的笑容背后藏着一颗金子般善良的心,我认识的她的一位朋友,因为寻求高额回报,误入集资歧途,外面欠了很多钱,据说连工资都停发了,生活窘迫可想而知,朋友说这种人是不扶不起来的,她却叫,“唉,怎么办呢?我们是多少年的朋友,不能看着不管呀……”她说这话的时候,心情沉甸甸的样子。

她搬了新居。单元那一层楼共有3户人家,她说每天大家清早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家家把门打开,大家在一块聊天说地,自由进出,她搬这儿居住有几年了,只要在株洲,家里从不用开伙,应邻居退休老两口的要求,每天吃他们做的饭菜。廖子老师此次返湘城,特意带邻居老两口去香港、澳门观光游玩了5天,用她自己的话讲,也是借此表达心中的谢意……

廖子老师的快乐是发自内心的。那次我参加朋友组织的生日K歌,她和她先生都去了,歌唱的间隙她请朋友帮她照相,她俯在先生的臂膀上,夫唱妇随,一副小女人的样子,脸上充满了笑容。我们合唱小组在廖子老师家练声活动时,我曾无意中见到她客厅的台子上,放了一个水晶摆件,是某年深圳某区颁给杰出青年的纪念品,上面刻着她的名字。她的先生联

惠子老师

刘云波

我学习声乐已两年有余,先后从三位老师,廖子老师是印象最深的。

她先生的公司在深圳,这段时间需要过去料理一些事务,她教我们合唱,她走后我们声乐学习便中断,虽然最近仍在别处上声乐课,偶尔也去K歌,但总觉得心里有所缺失,廖子老师上课的情形时常浮现于眼前。“哈哈哈哈哈!”一阵银铃般爽朗的笑声,充满了我们上课的琴房。她的耳朵特别尖,我们七、八个人在练声时倘若那位发出了怪声,她都能听出来,随即引来廖子老师的哈哈大笑!她有时笑得不能自己,两只手扶在琴台上笑弯了腰,脸上绽放着梨涡,像花儿一样灿烂。

廖子老师只比我小两岁,她的专业挺硬的,早年毕业于湖南一师,后又考入师院,毕业后在长沙市长期从事音乐基层教育和辅导工作,工作经历中获得过很多荣誉,她是长沙市为数不多的音乐教师之一,教龄三十岁,桃李满三湘。工作之外,她处世达观,乐于助人。我们

